

缅桂花

傣族民间叙事长诗



7

责任编辑：王寿春

封面、插图：陈学忠

缅 桂 花

(傣族民间叙事长诗)

思永宁 翻译

冯寿轩 整理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：2.625 行数：2,000行 插页：4

1979年8月第一版 1979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8,30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766

定价：三角

洁白的缅桂花又美又香
香味来自那日出的东方
它会不会永远香在傣家人的竹楼
请让我敞开宏亮的嗓门高声歌唱

—

在那遥远的白云深处，
高耸入云的竹林山下，
有一块富饶美丽的坝子，
坝尾座落着一片古老的村庄。

寨头有一棵白色的缅桂花树，
树下有一幢矮小的竹楼，
这就是穷人月罕姑娘的家，
家里有一个白发的妈妈。

月罕家吃的是野果苦菜，
穿的是旧统裙披的是烂绿纱。
月罕度过了十六个关门节，

她只愿意戴一朵洁白的缅桂花。

竹林山上的野果月罕都采遍了，
竹林山上的苦菜月罕都吃过了，
人世间所有的苦啊，
月罕姑娘都尝尽了。

关门节的头几个夜晚，
月罕姑娘还在竹楼上纺纱，
从月儿出来纺到月儿下山，
没有一个夜晚间断。

寨尾的那排大青树下，
有一座尖尖的大金塔，
金塔后面有一排寺庙，
庙中有大大小小的和尚。

庙门外有一块绿色的草坪，
草坪上围着一堆穿袈裟的人，
他们为关门节敲铙击鼓，
有的还跳着健美的孔雀舞。

象脚鼓一个比一个打得好，
大铙锣一个比一个敲得响，
孔雀舞一个比一个跳得美，

欢乐的声音响遍坝尾。

爽朗的笑声一阵又一阵，
响亮的呼声一声连一声，
优胜者就是年轻的尚堂，
人们在把他不断夸奖。

鼓声铙声静下来了，
寺庙里的蜡条燃红了，
和尚佛爷开始了说书念经，
念经的人各有各的心。

听念经的人很多很多，
寺庙里再也装不下了，
月罕姑娘她坐在妇女中间，
寨子里的人好象没有一家短少。

老佛爷念经的声音很小很小，
仿佛只有他一个人才听得清了，
听众们微微地摇了摇头，
都认为他老得不中用了。

大佛爷念经的声音格外宏亮，
他们念的故事妇女不想多听，
有的人望着寺庙的窗外，

有的人紧紧地闭上眼睛。

二佛爷念经的嗓门最高，
大梁上的老鼠吓得乱跑，
人群中引起了一阵骚动，
勾来了佛爷们心中的烦恼。

大和尚合上了苍白的嘴唇，
两眼望着寺庙外的园门，
释迦牟尼也象收起了伪装的笑脸，
听众们的脸上现出了失望的皱纹。

小和尚象一群多嘴的乌鸦，
你也叽叽喳喳，我也叽叽喳喳，
听众们无心再听下去，
人群中又引起一阵喧哗。

所有的经月罕姑娘都不想听，
尚堂念的四季经她还记得清。
佛爷们念得唾沫下垂，
头人们听得点头回味。

太阳钻进了远远的西山，
晚霞反照那绿色的稻田，
勤劳的傣家人还不肯离去，

寨子里升起了缕缕炊烟。

红色的晚霞由金黄变成淡蓝，
星辰悄悄地爬上了竹尖，
大地盖上了一层薄薄的纱幕，
燕子正准备回到窝里安眠。

零星的铙锣响声咚咚……
寺庙里的和尚开始了化缘，
尚堂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袈裟，
右手腕上挂着黄色的竹篮。

尚堂来到一家人的大门外，
咚咚的铙锣声刚刚消散，
房主人忙着走下了竹楼，
双手捧出一团糯米白饭。

尚堂来到了另一家的围墙，
铙锣声唤出了信佛的老人，
老人一面走路一面在笑，
端着的酸粬菜还在冒烟。

尚堂来到月罕家的竹楼，
姑娘早在竹墙外边等候，
月罕的竹盘里放着芭蕉和芒果，

还有刚采下来的缅桂花一朵。

尚堂忘记了自己是在化缘，
手里的铙钹声再也无人听见，
别人的供果总是铙钹声后才会送出，
月罕姑娘总是走在铙钹声的前面。

她为什么每次都送一朵洁白的缅桂，
她的心意尚堂有点不好领会，
多少年来天天都是这样，
当和尚的人又应不应该多想？！

尚堂的父亲只养着这个独子，
他要尚堂终身住在寺庙，
同老佛爷作个永世的伙伴，
想换取来生少一些苦恼。

尚堂的母亲被头人家劫走，
他的父亲活活哭得双目失明。
穷苦人要活究竟有多少条路？
尚堂只好在寺庙中暂时居住。

尚堂这个多年的和尚啊，
想那样多略会有点什么作用，
化缘就是专心的化缘，

管它什么酸辣苦甜咸。

可是十六年来他们总是常常相见，
从小到大都在一起游玩交谈，
他们相处得要比一般人美好，
各人脑海里的奥妙都心照不宣。

不是凭空的悬念终归还是悬念，
内心的秘密深藏在各自的心间，
一个想着那永远难忘的过去，
一个想着那神奇美妙的明天。

二

泼水节的太阳比火还辣，
田里的黄土张开了嘴巴，
芭蕉树卷起了厚厚的叶子，
高大的柚子树还在开花。

大路上扬起了阵阵灰尘，
椰子树下很少有来往的行人，
在泼水节的炎热天气啊，
万里晴空没有一丝乌云。

鸚鵡躲進了綠色的樹林，
大象走進了深深的山箐，
萬物都渴望救命的雨水，
盼星星似地等候着潑水節的來臨。

潑水節的早晨人人都很忙亂，
有的忙着打掃村頭寨尾，
有的忙着備辦清清的泉水，
都想把人間洗個清淨。

月罕挑着水桶來到了泉邊，
水面上倒映着梅紅色的統裙，
她的身材格外修長窈窕，
眼睛象兩顆明亮的金星。

黑色的長發盤在頭上，
眉毛象深秋時候的彎月，
白色的短衣鑲着嫩紅色的邊，
淡黃色的披巾緊緊貼着嘴唇。

小桶划破了水面的平靜，
月罕有眼也看不清自己的倒影，
她挑着泉水漫步在回家的路上，
象長空飄着一朵七色的彩雲。

泼水的时候总算是开始了，
月罕拿着一片翠绿色的菩提树叶，
右手端着一个雅致的小盆，
盆里盛满了清清的泉水。

她愉快地来到村寨外边，
用树叶蘸着蓝色的流泉，
为老爷爷泼了清清的泉水，
祝他们度过幸福的晚年。

她为老奶奶泼了清清的泉水，
祝她们安乐地长命百岁；
她为小伙伴泼了清清的泉水，
祝她们的日子过得比花还要美。

她为小弟弟泼了清清的泉水，
愿他们放的牛比象还要肥；
她为小妹妹泼了清清的泉水，
愿她们织的花布赛过红梅。

尚堂从寨边忙着走过，
月罕举起了蘸着泉水的树叶，
她轻轻地把水撒在黄袈裟上，
祝福尚堂象雄鹰一样翱翔；

“我的菩提树叶虽然不够壮美，
愿它为你洗去心中的劳累；
我的泉水虽然不够清亮，
愿它为你的生活带来花香。”

尚堂慢慢地回过了头，
恭恭敬敬地对月罕合掌：
“谢谢你的水啊，年轻的姑娘，
我这个当和尚的人不敢受享。”

月罕姑娘低下了高贵的头，
发髻上的缅桂花落在地上，
尚堂俯下身去拾起了花儿，
细心地为月罕插在髻上。

月罕姑娘又向尚堂合掌：
“不用多谢啊，年轻的尚堂，
我们都是同一个寨子长大，
是一根藤上的两朵苦花。

“当和尚的时间应该有个年月，
包住的手脚还得靠自己松开。
头人家的少爷为什么不长住在寺庙？
黄袈裟只会为穷人增加苦恼。”

尚堂看了看自己的袈裟，
袈裟牢牢地包住了他的手脚：
“月罕姑娘你哪里知道，
我也没有想当一辈子和尚。”

月罕姑娘怕这样在野外站得太久，
急转弯地扭转了话题：
“尚堂啊，多年受苦的尚堂，
我阿妈今晚上有件事找你。”

尚堂回头往寺庙里走去，
动人的泼水场面装不进他的眼底，
他的心儿象高悬在空中，
好似小舟在大海里游历。

他的阿妈就是在泼水节死去，
从此后他阿爹哭穿了眼皮，
穷与苦这本帐应该记在哪里？
这还暂时是人世间的秘密。

月牙儿高高的挂在东山，
稀少的星斗忽隐忽现，
有时飘过一串串流云，
大地出现了一片昏暗。

泼水节的当天夜晚，
月罕姑娘的纺车声音不断，
长长的线就象那穷人的苦，
不停的声音响在前院。

月儿慢慢地爬到了西天，
月罕姑娘还在静静地纺线，
她妈妈已经早早的睡了，
还听不见尚堂的琴声出现。

星星疲倦地只顾眨眼，
黑云为它们不断洗面，
猫头鹰的声音一声两声，
在后山的树上叫唤不断。

尚堂的琴声传到了竹楼，
轻轻的脚步声来至晒台，
月罕姑娘早备办好的竹凳啊，
接待着来串的高贵客人。

纺车开始了更加动人的吟唱，
琴琴的声音更加悠扬。
月罕姑娘虽然不是一个职业的歌手，
不停的歌声象深山里的流泉：

“年轻的尚堂啊，你快请坐，
我的话还得慢慢地说，
我阿妈已经睡熟很久了，
说不完的话儿闷在心底不好过。”

尚堂的琴声停了下来，
低着头望着月罕的纱线：
“姑娘啊，好心的月罕，
我的心儿象纺车一样旋转。”

“我住在寺庙你住在家，
多少话在心底深深埋藏，
你不能说啊我不敢多想，
闷葫芦在地里慢慢生长。”

月罕姑娘放慢了纺车的速度，
嘴里的话儿象河水一样流淌：
“过去听老人一遍又一遍讲过，
有这样一个动人的传说。”

“从前有一对勇敢多情的年轻人，
他们同生在一个漂亮的村寨，
你望着我一天一天的长大，
我望着你跳舞、唱歌、说话。”

“他们两个相处得特别友好，
上后山摘象牙芒果在一起，
下溪水摸鱼、虾也在一起，
从小到大都没有寸步分离。

“好色的国王看中了那个姑娘，
要把她召进森严的宫殿，
姑娘心中一点也不愿意，
她想永远留在男伙伴身边。

“男伙伴想出了一个高明的主意，
约着姑娘逃到了另一个理想的天国，
他们战胜了至高的山和无边的海，
终于赢得了人世间的幸福。”

尚堂摸着头想了又想，
长时间闭着嘴没有说话，
年轻人可以任意远走高飞，
怕就怕年迈人心中牵挂。

月罕看出了尚堂心中的疑虑，
又开始了她那动人的歌唱：
“年轻人他们到了天国以后，
找到了避难的一座村庄。

“日子不觉得过去了三年五年，
他们接走了离别多年的爹妈，
穷苦的两家人团团圆圆，
日子过得象蜂蜜一样香甜。”

正当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
疲乏的月儿掉下了西山，
头人二少爷多喝了水酒，
歪歪倒倒地来到了月罕家的竹楼。

他想去抱月罕家的母鸡，
他想去偷月罕姑娘的统裙，
他想去同月罕姑娘谈心，
解解这酒后的烦闷。

他的耳朵紧贴着破烂的竹楼，
专心地偷听到月罕姑娘的说话——
“明晚月儿下山的这个时候，
我们就乘马从这儿远远逃走。”

尚堂紧握着月罕姑娘的手，
尚堂两眼望着月罕姑娘：
“就照你刚才说的办吧，
我句句都记在深深的心窝。”